



忆往昔

近年来,我们上海市图门中学从70届到74届的一些校友经常碰头。相聚中大家会很自然地讲起中学里的一些老师。但余吕敏讲述的一段话,使我难以忘怀,非常感动。余吕敏说,1978年她能有勇气参加高考,进而通过高考而改变人生,全得益于潘颂德老师的鼓励……

听了余吕敏这段出自她内心的充满感情的叙事后,我回到家里,相当一段时间,晚上睡在床上,脑海里对潘老师的一些记忆片段,就会经常的浮现出来……

我认识潘颂德老师,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大概是1971年到1972年期间。

我是74届学生,和余吕敏同届且与她同校。我们是在1971年春节后,进入到当时的上海市图们中学读书。我的班主任王祚兴老师教我们语文,他和同样教语文的潘老师是同事,平时两人关系比较要好。我是从我们王老师口中渐渐知道了一些有关潘老师的事情。

我开始对潘老师比较注意起来。我眼中的潘老师,中等的个子,头发不仅乌黑发亮,而且常常一丝不苟的梳理成一个大背头,较大的鼻梁上架着一副黑边框的近视眼镜,镜片后面的眼睛不大但目光坚毅、深邃;他双唇较厚,只要一开口就会发出缓慢而且带有浓重鼻音的浦东本地口音的普通话;身上常穿的是一件的确凉白

难忘潘老师

衬衫和一条蓝卡其裤子;走路时常喜欢把双手放在背后,步履不紧不慢,一副稳重沉着的样子。

因为潘老师不教我们年级的语文课,所以,我在图们中学四年,对潘老师的认识也就停留在上述印象中。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后,在后面的几年里,为了能上大学深造,我也有过一段非常认真艰苦的学习数理化及语文政治课程的经历。1984年大学毕业后,我对教育方面的事情一直比较关注。在一些报纸杂志上,我只要看到许多老师对学生的指导、提携、教诲,使他们能考上大学或经过他们的指导进而改变人生事列,就会非常感动。我对这些老师的师德和无私助人精神会从内心深处引发出由衷的敬佩之情。

使我没有想到的是,通过余吕敏的叙述,就在我们中学,就在我们熟悉的老师中间,也有这么一位好老师,如此的识才、惜才、爱才。对不是自己教过的学生,对不是自己班级的学生,对不是自己年级的学生,只是知道她比较好学,是一个学生干部,就会对她如此关心,如此执著地叫她考大学,如此“自作主张”的带着她,一个一个地为她针对性的寻找了有关课程的辅导老师,如此用坚定的口吻激励她说:“我们图们中学,像你这样的学生考不上大学,还有谁能考上大学?”

我真为余吕敏庆幸,甚至有些妒

忌,怎么是她这么有福分遇到了这么好的潘老师?但我更为余吕敏自豪,她没有辜负潘老师的期望,她用自己数十年的奋斗,使自己不但从一个农场战士变成了一个高级知识分子,而且像潘老师一样,成为了一名教育工作者,还被评为上海市三八红旗手。她像春蚕一样不停的吐丝,造福着学生们的愿景。从她的敬业中我看到了潘老师的影子。

我还在想,这么好的潘老师,他一定会有一番很好的事业,会有一些较大的作为。

若从1975年3月我离开图们中学走上工作岗位时算起,我与潘老师分别已经有40年了。近日,我打开了百度,打进潘颂德三个字,在各界名人——名人网中显出如下文字:

研究员、教授。2001年3月退休。曾任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室主任、文学研究所党总支专职副书记、硕士研究生导师。现担任职务:中国作家协会暨上海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鲁迅研究会荣誉理事、上海鲁迅研究专家委员会成员、上海南社研究中心研究员等。著有《中国现代新诗理论批评史》、《中国现代诗论40家》、《中国现代乡土诗史略》、《鲁迅散论》、《现代文学述林》、《现代沉思录》、《王礼锡研究资料》等。

潘老师果然有一番很好的事业,果然也有较大的作为。

文 / 张国森



嫁妹图（中国画）

黄雨金（74岁）作



在现场

老马识“车”

文 / 桑胜月

每个清晨,站在阳台上,看到小区里的年轻人开着各色坐骑出小区,汇入上班的洪流,奔向忙碌的新一天,留我们老人独自在家。有点羡慕,更有点惆怅。

保姆小G见我有些落寞,建议道:今后我教你认认小区停放的汽车好吗?呵呵,我深谙她良苦的用心,她知道我这个老人是走不进年轻人的世界了,那么看看年轻人是骑着怎样的坐骑驶向外部世界的也好啊。

从此有驾照且内行的小G充当了我的老师,小区便是露天小车展馆。过去散步嫌这些横七竖八乱停的汽车碍事,现今很乐意在其中穿行并近距离接触它们呢。

识车主要看车的标牌。看,四个圆环横向相连的是“奥迪”,三个子弹头竖着的是“别克”,车头圆圈里飞翔着一只海鸥的是“马自达”……就这样我慢慢还结识了“雪弗莱”、“凯迪拉克”、“奔驰”、“丰田”和“大众”等车一族。原先所有小轿车在我眼里大同小异,仅有颜色和大小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渐渐地发现它们和人一样也分三六九等,什么马配什么鞍,同样什么人开什么车。这引起了我从看车到看人的兴趣。每当看到一个年轻人走向车群,我会不由自主地揣度他(她)是开“奔驰”、“宝马”还是开“大众”的?是自己挣钱买的还是伸手向老爸老妈讨要的?后来竟至在电视新闻近镜头里一看到某某车,也会猜度车主背后的人生和故事。这十分有趣。

老了,既不买车,更不开车,认识汽车有意思吗?

在我,是有的。

识车,不仅记车的品牌名,连等级、排量、马力,“老师”都让我记。这对日衰一日的老人不是一件易事。正因为不易,它要求我付出比背诵唐诗宋词更多的精力。我越来越享受识车的过程,尽管前学后忘记。不是吗,它激活了我对新生事物的好奇与兴趣,拉近了我与年轻人的距离,重新激活眼看就衰败至极的记忆力。

人老了,不能总谈养生,不能总说病痛,更不能总坐在麻将桌旁。学些新生事物,人的精神面貌会焕然一新。新的面貌会带来愉悦,愉悦必然带你“驶”上健康之路。



关注“新民银发社区”,就是关心自己,关心父母,关心父母的父母



惬意时光

养犬拾趣

文 / 陈光新

我家养了一只雪拉瑞犬,名叫豆豆,确实很讨喜很好玩。那一天,一大家十几口人围坐在一起吃饭。老伴又不失时机地夸起了她的爱犬:“我家豆豆对我的感情最深。那天晚上带它出去溜,我不小心被绊了一跤,已经走在前面老远的豆豆听到了,立马转身飞一样跑到我身边……”桌上几个倾听者急不可待地一条声询问:“它还把你扶起来啦?”

一天,老伴坐在阳台上晒太阳,小豆豆也人模狗样地端坐在她身旁。我看着有趣,就取来相机为她们拍照。老伴一看我要为她们照相,立刻抱起豆豆,挺直身体,摆好造型。豆豆这狗东西竟也学着老伴的样,把身子挺得笔直。我不失时机拍下了她和它的这幅合影,顺便就把它设置到了电脑桌面上。有个朋友来玩,一眼看到电脑上的这幅照片,不由自主地发出惊叹:“瞧,这两个‘人’照得正儿八经的!”

周末,全家一起去爬山。顺便把豆豆也带上了,好让这家伙也去减减肥。豆豆一下子奔到前头,一下子又窜到后面,和我们一样累得气喘吁吁。按照分工,我负责给豆豆饮水,就不时地把水倒在塑料碗里,给它饮。等它喝完,我就拿起塑料碗,继续攀登。一伙大学生模样的年轻人从身后赶了上来,经过我身边时,一位女生从口袋里掏出一枚硬币,投入我手上的塑料碗里。其他的年轻人见状,也纷纷效仿,直把硬币朝碗里投来。原来,我被他们当成了一个登山乞讨者。

和柏阿姨的两次见面

文 / 侯宝良

上海人尊称“柏阿姨”的大凡是当“老娘舅”的柏万青。她是民间调解高手,拥有众多的“粉丝”。我有幸和她两次见面,不是在调解会,而是在学习、读书会的活动现场。

2009年静安区文明委举办全市“白领迎世博”征文大赛,启事说明评出“十佳”的征文将刊上新民晚报的“十日谈”栏目。征文揭晓,我的《年轻人令我刮目相看》一文进入了“十佳”行列。那天我相携妻子喜冲冲地出席了在静安广场的颁奖大会。柏阿姨在会上作的发言,我记忆犹新她诙谐地说:“学习很重要,不学习,做什么都不行,就是摆摊卖葱姜也不赚钱,因为老是要跟人斤斤计较,哪有生意好做?”颁奖后,我和她握手刚开口没讲几句话就被许多阿姨妈妈围上又是插话又是合影地打乱了。

就此我的文章开始登上了梦寐以求的《新民晚报》夜光杯版面,掀开了生活的新一页,几年来我笔耕不辍先后在《新民晚报》各个版面发表了五十篇文章。

我妻子是“柏迷”,每期老娘舅节目必看,“民生万事、一呼百应”的呼声足使她情绪亢进。她遗憾上次近距离和柏阿姨接触,却没能有个合影,我笑着记在心里。这次《新民晚报》庆贺“夜光杯”七十周年,在上海音乐厅举办读书会。会上将有不少名人嘉宾,其中就有柏阿

姨。幸运的是,我报名获邀参加了这次盛典,进入会场,我特意找了个与柏阿姨的席卡相近的座位,期待着第二次握手。

会议的间隙,我和风尘仆仆赶来的柏阿姨热情握手,作了自我介绍,顺便回忆起2009年的那次会晤。难怪柏阿姨贵人多忘事,她只是笑咪咪说:“是吗?”我赶紧找人补上了上次的遗憾——留影。

这次柏阿姨在会上的发言,我听懂她与“夜光杯”的钟情,她说:尽管现代网络盛行,微信、电脑让大家非常方便获得信息,但她一直深爱《新民晚报》,因为晚报承载了家里几代人的深情。现在柏阿姨在晚报上有专栏,已发表100多篇文章,她也是多次投稿不中,终于被一个编辑欣然地揭开盖子喷薄而出的。巧的是我也是被同一个编辑的电话激发而集聚起能量趁着征文顶起了盖子。不管如何,却是应验了“忠言逆耳良药苦口”的老话,我至今还是很感激这位编辑的。柏阿姨有雄心壮志,她要的专栏文章出书了。

我也有愿望:等我在晚报上刊载100篇文章后也出本专集。不过中稿的概率不同,这几年我虽然只是刊登了区区五十篇小文,但足以见证了我的坚韧、我对晚报的热衷以及体现一个现代老人对梦想的追求。我有自豪感,我将继续努力:孜孜不倦读晚报,不辱使命去写稿。